



重新打开的门

蒋九贞 著

责任编辑：向 琛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3 by Jiuzhen Ji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1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08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2951116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022951116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05-3



作者简介

蒋九贞，本名蒋广会，又名蒋岚宇，其他笔名兰宇、山风、夏天雨、蒋也谈等，男，汉族，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民间作家，自由写作者，在国内外各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史志论文等四百余万字，有长篇小说《博弈三部曲》、中短篇小说集《绿鸟》《乡村记忆》《母亲曾经讲过的故事》《蒋九贞中短篇小说精选集》、散文集《阳台上的花》、评论集《门外野谭》《我看“人民文学”及其他》《沉淀与叙事》、自由体诗集《以爱的名义》、古体诗集《养心居诗稿》、史志论文集《徐文化散论》等十余部书籍出版发行，并被国家图书馆、现代文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所收藏。

目录

寄托在小人物身上的大理想 / 王若冰	001
第一纪 世相偶录	
搬出新房子	006
事故	008
打劫者	011
寻找十万元存单	013
玫瑰厅某中午饭局的一个小插曲	016
车轮飞转	022
我是贼	027
底层人物速写四则	035
邻居左右	035
卖菜翁	037
疯三妹	038
拾荒老太	041

街头速记	045
山枣花	047
拉魂腔	053
桃花劫	060
门前那棵树	070

第二纪 异类物语

鸟喜	080
困	082
落叶的精神	084
当然	086
与狗语	088
一只狗狗的名气	090
无名山公园里的花香	092
一只狗的单口相声	094
想起那棵树	098
买书和卖书	101
梦里的意象	104
与李白同饮	106
乞丐与狗	109
一个小和尚与三条杂毛狗	112
半块馒头的答辩状	114
两只苍蝇的对话	119

第三纪 砵边拾遗

敬畏华山	124
硝烟弥漫的路	127
与贾岛游华山	130
泗水河边的守望	134
柳絮如雪	142
徘徊在澳门街头	147
珠海的风	152
人生从六十开始	159
饭后说吃	162
偶得心形石补记	166
老宅后面那口塘	170
木心这人好玩	178
关于小孩子的话题	181
一树春华	184
曲线为什么是美的	186
文债也是债	188
变	190
晴天总比阴雨多	192
黄山，作为人生的里程碑	195

第四纪 老宅旧事

那个叫“北湖”的自然村	204
门前一条路	209

路西的虹	215
曼菊大娘	220
四爷爷的脾气	227
重情最是男人	233
最后的洪灾	237
儿时的一次恶作剧	244
在大河工地上	247
食堂开在我的家	253
外流	259
1963年的雪	265
父亲的罩	271
我小学时期的几位老师	277
初识郑集中学	289
风雨湖畔	295
我害怕打雷	300
儿时玩具	304
有一天，我发现我很孤独	309
说不尽的老宅	316

附录

古镇马坡	322
微山湖的蛇	333
老渡口	343

后记：关于后小说时代及其它 351

寄托在小人物身上的大理想

——初读蒋九贞先生文集《重新打开的门》第一纪

王若冰

秋阳穿过窗前高高矮矮的竹子，照得房间一片灿烂。在这样的天气里读蒋九贞先生的文集《重新打开的门》，思想很快就被作家敏锐、机智而又朴素的语言沉浸其中。蒋九贞先生笔下的人物，多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却不一定被许多人注意的小人物、小动物等等。这些人物和动物等，在作家的笔下，一个个在我眼前飘荡，他（它）们鲜活、纯朴，内心里却藏着与大多数人一样的梦想。他（它）们在作家的笔下，不时跳出来，在自然的讲述中，刻进灵魂里，令人印象深刻而难以忘怀。

我想，也许评论文学作品有这几个字就足够了：令人印象深刻而难以忘怀。这几个字对一个作家的肯定远比那些华丽而又缺乏实际意义的词语要来得真实得多。每一次读蒋先生的作品，无论长短都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重新打开那扇窗》一书共分四部分，每一部分都特征鲜明。本文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一两千字的短文，但一路读下来，就会发现，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不包含着作者的大理想，他只是将这些理想寄托在一个个的故事与人物里，去奔波，去在如梦如幻又残酷的现实中挣扎，带着梦带着情，带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奔波在都市的花红柳绿与人潮汹涌之中。

仅以第一纪中的《疯三妹》为例，作家用几乎白描式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农村女子的遭遇。主人公疯三妹不过才 21 岁，按理说，这正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年龄，花朵一般。本来，这样的年龄，即使素面朝天都会潮气蓬勃，何况她又小巧玲珑而标志呢！她是一个山里女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父亲意外身亡后，她由母亲做主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烧窑男人。可是，她的内心里一定是充满了委屈的，她不愿意被这样的命运安排过完自己的一生，于是她逃了出来，逃到了陌生的城市，在菜市场里捡拾烂菜叶子。文章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二哥看她可怜，就为她让出一角，叫她学着卖菜。如果疯三妹这样走下去，未来应该能看到一些光明。遗憾的是，这个给了他希望的男人又在某一个时刻，在她的头上拍了一棒子。

男人与女人的相识，也就是从这样的偶然开始的。二哥与疯三妹相遇又最后成了一对情人。尽管二哥已经有了家室，可他口口声声说他会离婚的，他会娶她的。世间多少女人的感情就是在这样的漩涡里开始并继续着，直到破灭。疯三妹本开朗、痴情，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不然她又怎么会不顾一切地逃了出来呢？是的，她不认命，她想摆脱命运给她安排的男人，她想有属于自己的感情与婚姻，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二哥给了她无限的希望，她好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可是，二哥总是拖，一直不能给她个说法，又一直给她希望。她一次次地催，最后逃脱不过的二哥，谎言编织不下去了，他的婚也是不可能离的，便销声匿迹。疯三妹的希望破灭了，疯三妹就真的疯了。

我们这些人再也不忍心逗她，瞅着她痴痴呆呆的神情，直摇头。其后的日子，大伙儿隔三岔五地丢给她几枚硬币，她就哧哧的笑。我们背地里说起话来，无不为她叹息，也有骂二哥不是东

西的。

又几个月后，疯三妹也不见了。没有疯三妹的日子，人们的心里起初像欠着谁什么，时间长了，一切都淡忘了，都还是那么打发着这日日月月年年，这也才明白，谁在谁的心里也只是那么一瞬间，瞬间过后，各人照旧忙着各人的事情。”

蒋先生对疯三妹的描写，精彩而简洁。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却字字入心入肺入骨髓，将一个被现实被爱情与婚姻之梦破碎的女子的处境，描写得入木三分。而结尾，作家又笔锋一转：

然而，忽然有一天，有人说疯三妹在某街某巷出现了，说她傍上了一个大款，成了阔太太，一身珠光宝气，那模样儿竟像嫦娥一样俏丽。也有人说，那不是她，世界上模样儿差不多的人有的是，咋就是疯三妹呢？真真假假谁也说不准。如此议论了几天，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那么疯三妹到底怎样了？作家将这个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这就是作家的聪明之处，提供给读者一个无限可能的联想。

这样的文章一路读下来，令人不由自主就产生了阅读的快感。作家在几乎白描化的叙述中，用生动而富有张力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与故事。读者行走其中，仿佛那某一个故事与人物昨天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过，经历过，既熟悉又陌生。这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尤其突出。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闪烁着作家的思想，每一个文字里都带着力量，引领着你忍不住读下去，作家将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百态、内心的挣扎、现实的残酷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字字

珠玑，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

我与蒋先生多有关于写作与文学上的探讨交流，非常敬佩他对待文学低调、严肃而又谦虚的态度与高尚的人品，是我尊敬的师长。他著作颇丰，却从不轻易提起，他在小说与文学评论方面的造诣，已成绩斐然，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作家，但他从不以此自居。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断探索，力求不同，对小说创作提出了如“神秘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小说”等诸多理论，并时刻付诸实践之中。这本文集应该是他探索之余的探索，属于比较自由和舒心的文字。在浮华的大背景之下，在文学颇受冲击之时，能够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并不断地耕耘，就足够令人敬佩。又何况，蒋先生有如此骄人的成绩呢！

蒋先生是一个充满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的作家，他时时将目光投注到广大的民众身上。他希望能让人在文字里感觉到力量，感觉到希望，但同时也能看到与发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我时常想：一个作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对祖国、对土地、对身边的人内心到底隐藏着多少深厚的爱，才能将这些挥洒在文字里？爱得深沉，才能如醉如痴地表达；爱得深切，才能时刻记在心上啊！

这些是用语言难以描述的。

文学上的创作与探索无止境，我知道蒋先生还会有更加令人惊叹的成绩，祝愿并期待。

2019年3月22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第一
纪

世相偶录

重新打开的门

搬出新房子

“知道吗？对门搬走了。”天气很闷热。我脱去外套，妻接过挂在衣架上，帮我松了松领带。

真有夏天的味道了。

“干吗搬走？——要有雨了，看过天气预报了吗？”我拥抱了她一下，问。

“夜里到明天有雷雨、阵雨。”妻回答，“他们家太有钱了，光装修就三十多万，一个坐便器就一万多。”

“干吗搬走呢？”我因为常常早出晚归，或者一连几天出差在外地，对对门的情况不甚了解。

“唉，咋说呢？一家人不是这个疼就是那个痒，当家的又突然得了怪病。——八成是凶宅。”

“凶宅？”我摇摇头，“别信那个。再说了，他家要是凶宅，这全楼就没有一个不是凶宅了。”

“就是呀。可是咋回事呢？新楼房，新装修，才搬过来几个月，就接二连三出事儿。福大了也不一定是好事。”

“你说那男的得了怪病？什么怪病？”

“怪着哩，在外边好好的，进家就头疼，就呕吐，就像得了肝病，四肢无力，脸上黄表纸似的。女人拉他去医院，走在路上就好了，回来又犯。一天犯了好，好了犯，反正是在外边就好，回家里就犯。——你说这家不是凶宅是什么？”

“那就不再这儿住嘛，就搬出去嘛。”我顿了顿，拿了妻递过来的毛巾，擦了一把脸。“晚饭吃什么？”

“肉丝手擀面，你爱吃的。”妻下厨去了。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觉得有哪儿不对头。她干嘛要把衣服被褥都打了包呢？她这是想干什么？难道……

我冲进厨房，迫不及待地问：“你要做什么你？”

“对门——是凶宅，太可怕了！咱也搬走吧，随便租个房子。我怕……对门是凶宅！”妻声音有点儿颤，余悸未消似的。

“对门是对门，咱是咱！”我声音有些粗，然后又平和下来，“他家肯定是装修惹的祸，这类报道很多。太豪华了，藏污纳垢，而且完全打乱了原生态，连生命的编码都乱了，自然就会招来报复，有啥奇怪的？咱怕啥？再说，咱又往哪儿搬？”我看着她，极力挤出笑。

我重新回到客厅，回到卧室，把包裹推到一边去，拉开一条毯子在床上。我觉得很困乏。

我不想吃饭了，尽管肉丝的香味和手擀面的香味刺激我的嗅觉，但我的胃口真正倒下去了。

我闭上眼睛。我看见一个小小的幽灵在我面前转悠。然后，它一下子冲到天花板，又从天花板那儿缓缓地飞下来，它的翅膀扇动的风把阳台上的灰尘都裹起来。灰尘迷了我的双眼，我揉了揉。我看见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向我示意，那意思好像是要我们离开这儿，这儿已被它所占领。我不能接受，因为这是我的家，是我们全家人艰苦劳动、省吃俭用积攒了钱买来的房子，我不能轻易放弃。然而，他的凶神恶煞般的面孔显现了，接着便张牙舞爪，不可一世。我知道他只不过是一种虚幻，一个幽灵，他只能是“它”，不是人，怕他咋的？

房间里昏昏暗暗。我应该开灯。开了灯，光明于此，幽灵便会不

复存在。

我伸手去拉开关。

幽灵似乎冷笑了，说（是的，我分明听见“它”在说）：“你不用开灯，明亮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还是回乡下去吧！”

我猛地惊醒过来。

妻在餐厅里叫我：“肉丝面好了，来吃晚饭吧！”

我迟迟疑疑的，终于问：“咱们是不是也——搬家？”

事故

我知道一个秘密，我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旁人。但是，它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久。

我听见汽车的急刹车声，其实那很正常，我才不会大惊小怪哩。公路从我家门口经过，这是一个小山坡的下岗，而且还有急转弯。在弯道的那边，公路笔直平坦，车速很快，来到这儿，就要减速，拐弯，有时候前边有情况，对面来了车辆，就得刹车，“吱——吱！”声每天都不知有几十次、几百次。

不过，一天跟一天是不一样的，连太阳每天都不会一个样儿。昨天的天空有云彩，东边的云彩多一点儿，有几缕是乌纱似的跟爷爷奶奶用的蚊帐差不多。而西边就是那么几小片儿，在灿烂的阳光下一会

儿就化完了。今天天上没有云彩，就在头顶上有一小缕，白白的，像飞机屁股后边喷出的一段烟雾，渐渐地扩散，变淡，后来就不见了。昨天的这个时候，有一群麻雀在那树上吵吵闹闹，今天没有，却有一只绿色的小鸟喳喳叫着，跳上跳下，像寻找妈妈，找不见就急得哭，然后又飞到另一棵树上。

我出了家门，爬上小山头的那块大石头。大人们说这山不算山，比真正的山头连啥都不算。我不相信，反正我从来没见过比这大的山，累得我气喘吁吁的才爬上来，我觉着这山挺大挺神秘，也挺好玩儿。那块大石头很光滑，我每天都上去滑几回。人家说，天天在大石头上滑上滑下，就吉祥如意，心里想什么都能实现。我心里还没想实现什么，就是天天爬，天天滑。

我爬上去，滑下来，爬上去，滑下来，再爬上去，再滑下来。我累了，就趴在最上边的凹处，看公路上车来车往。一辆大货车开过去了，上面拉的是什么，用黄绿色的大布盖着；一辆大客车开过来了，它走得很慢，小心翼翼的。唉，那边来了几辆小轿车，一辆，两辆，三辆，一共五辆，中间的那辆是红色的，前头一辆是白色的，其余都是黑色的。一会儿又有一辆闪着警灯的车开过来，超过了它前边的车，在超车的时候，鸣了一声警笛，怪瘆人的。

我看两个大孩子在公路边儿上走，他们并没有稳稳当当地走，而是一蹦一跳的，一个跑一个追，一个站起来，一个又趴下。一个家伙从地上捡起一块什么，朝路边儿的一棵树砸过去，肯定是砸中了，两个人就欢呼。后来两个人就比着砸，一弯腰一甩胳膊，乒乒乓乓，我听见他们砸中树干的声音，在汽车轰鸣中清脆的。他们中的一个提议了什么，我看他们站着好像商量了一阵子，就弯下腰捡了一抱什么玩意儿，吆喝着“一二一”，朝公路砸过去。噼里啪啦，那一

段路上被他们扔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扔了老大一会儿了，我看都看得眼睛酸了，脖子累了。他们有时还砸中正在奔跑的汽车。有一回我看见汽车窗口伸出个脑袋，朝他们挥拳头，骂他们的声音我也能听见，说他们“找死！欠揍！”

他们才不理哩。捡起东西就朝汽车砸，有时候能砸中，有时候砸不中，砸不中的时候多。

突然，我听见“哎哟”一声，其中的一个家伙应声倒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扔出去的那些垃圾、砖头、石块什么的，被一辆疾驰的汽车轧飞了，其中的一个正好击中了那个家伙。我想，那家伙至少腿被击断了。另一个见状“哇”的一声哭了，拔腿就往山下跑，没跑几步，“扑通”摔倒，磕得一脸血。我看他捂着伤口，爬起来又跑。

我不认得他们，他们肯定不是我们村的。

我想我还是应该从大石头上下来，到家里去叫爸爸妈妈。我又想，活该，谁叫你往公路上砸那些东西哩？还弄得路上脏兮兮的，给人添麻烦！可那家伙躺在路上，怪吓人的。

我可着喉咙喊起来。

一会儿来了一辆救护车，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架上去，又一路鸣着警笛，拉走了。

我一下子全忘记了我心中的那个秘密，我的小秘密是什么呢？

咳，不该发生那样的事故！

打劫者

周五二十五岁生日那天，他躺在异乡小城郊外的农舍里，发着高烧，脸像涂了色的烧鸡，酱红酱红。孙三在他床边转来转去，极力表现着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周五和孙三，还有赵大、钱二、李四，是前几天才认识的。他们背井离乡，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座小城。在劳务市场，他们碰到了一起，然后共同租了这间房屋，过起了“五湖四海皆兄弟”的生活。周五转悠了几天，没有找到工作，心里发急，上火，加上昨天的一场冷空气和雨夹雪，病了，而且很严重，时而清醒，时而说胡话。

孙三说：“老弟，去医院吧？”

“不，”周五说，“坚持着。”过了一会儿，他打着牙板，喊孙三：“你去给、给我买、买几片药来吧？——他们找到活儿吗？”

“谁知道，兴许找到了吧。——钱在哪儿？”

“在这。”周五艰难地半翻着身子，皱着眉头解开腰带，从左边屁股后抖抖簌簌拽出一个小布口袋，闭了一会儿眼，强打精神解开口，摸出一张皱巴巴的10元钞票，递给孙三，又交给他一封已封了口的信，“顺便，拐邮局寄出去。”

一个小时以后，孙三回来了。周五正在说着胡话：“我……挣了好多好多钱。钱，到处都是，啊，那么多！快来啊，妹妹，有钱上学啦！别怕，别怕，有了钱，钱，就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好好学习，好好……以后，考大学。哥哥不行，哥哥耽误了，下辈子再上吧，下辈子好好学。

奶奶，别，别走！爷爷，爷爷，叫我吗？爷爷有钱了？爷爷满面红光，是，像个有钱人啦！我，我得挣钱……”

“来，吃药，吃药。”孙三从锅里舀了半碗冷开水，从纸袋里倒出两片白色药片，塞进周五的嘴里，又捏着碗沿儿往他嘴里倒了几口水。

周五被呛得直翻白眼。孙三忙掀他的头，拍了几下他的后背。趁着这当儿，伸手插进周五左边的屁股。

“你他妈的真不是人玩意儿！”钱二和李四进来了，钱二有力的大手一把抓住孙三，把他拉到屋门外。

“咋啦？”孙三吓了一大跳，但很快就镇静下来，认真地对他们说，“周五兄弟病了，让我去看医生。”

“你他妈的行——”钱二声音不大，但很歹毒，“骗老子还嫩了点儿！你看周五发昏了是不是？你别忘了，头顶三尺有神灵，我们看着你哩。周五给你十块钱，你买了几片药？信寄了吗？你扔垃圾箱里干吗呀？你看他还点儿钱，就想吞了是不是？嗯？”

孙三的腿有些哆嗦。他看见钱二和李四凶神恶煞的样子，杀手一般，就屈膝跪下：“饶了我吧！哥们儿，好说，好说，我听您的就是了。”

“好。我叫你把钱都拿出来！”

孙三老老实实把钱从兜里掏出来，摊在他们面前，一双眼睛一边看他们的脸色，一边偷偷斜睨地上的破钱损币。

钱二笑了，说：“哈，这家伙还是个财主呢，带这么多钱出来打工，有二三百块吧？李四，数数。”

李四从地上划拉起钱，数了数，回钱二：“三百三十四块五。”

“走，弄两盅去！”钱二对李四说，然后又朝孙三，“去，把我们几个的行李都扛来，还有赵大的，跟我们走！”

寻找十万元存单

那十万元存单放哪儿了？他站在被他折腾得一片狼藉的房间中央，愣着神儿，苦苦地想，企图找出点儿蛛丝马迹，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他对妻子吼道：“我存点儿钱想扩大生产，这好，找不着了！十万，是十万块，不是三千两千，懂吗？我急着要用它。可是，可是，存单呢？十万元存单呢？你搁哪儿啦？”

他的眼睛红红的，疯了一般。在他看来，这十万元存单也许叫妻子给了谁了。给了她娘家？她娘家不是建房子要用钱吗？我给说了，等扩了厂子，周转过来，反过手来，再给。你能偷给了？给了她哪个亲戚？她娘家亲戚没一个有钱的，都是穷鬼，说不准就是，她舅家前些时就来借过钱，那也不能张手给十万啊？藏起来了？还留后手吗？这娘们儿，欠揍！

她说：“我没见。记得是你拾起来的。”

“胡说！”他向她伸出拳头，做出要狠狠揍她一顿的架势。

“我没见！”她再三重复着这句简短的话。后来她哭了，说，“俺娘家再穷，我也不偷偷摸摸‘家漏’。”

“哼！”

他收了架势，飞脚踢翻了旁边的垃圾篓子，弄得满屋更不堪入目。

“你没拿？好，你去，去学校把儿子喊来。我不信它长了翅膀了！”

儿子来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盘问。

“我没见。”儿子咬死口，啜泣着。

“小不点儿年纪，看你硬的，成了李玉和了。最后再问你一遍，到底见没见？”

“没见，就是没见！”稚声稚气，但很坚强。

“我叫你没见！”他气急败坏，扬起巴掌，劈头就打。

妻子见他气势汹汹，那个狠劲儿，一巴掌下去真能打死人，慌地去拦，她接住了这一巴掌，只觉头晕目眩，栽倒在地上。

“我叫你没见！”他还在吼。

儿子见妈妈被打昏，却不哭了，奔向电话机，拨打 110。

他一个箭步过去，夺过电话，把儿子拨拉到一边，对着话筒，咽了一口唾沫，说：“我报警，我家的十万元存单不见了。是，是，可我无法挂失，我不记得存单号，也没有密码。对，那是我的全部积蓄。我急着用，好，好，好。”

妻子动弹了一下，发出呻吟声。然后坐起来，呜呜地哭。

来了两个大盖帽，拍了照，问了问情况，做了笔录，又看看坐在地上的女人，问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翻箱倒柜，累了，累的。”

“噢。”

“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一个大盖帽对她说。

“你，也去。”另一个对她说。

“儿子，看好家，爸爸妈妈就回来。”她对儿子说。

他看了儿子一眼，儿子有些害怕的样子。他说：

“别怕，叔叔帮咱找存单哪。”

两三个钟头以后，她回来了。她抱住歪倒在床上睡着了的儿子，大哭。

儿子揉揉红肿的眼，满脸泪道子，问：“妈妈，爸爸干吗没回来？”
“他，他，他们说他拿了十万块……”
“什么？”
“呜呜呜，他承认了，他们说你爸爸承认了。他还是你爸爸吗，啊？
十万块哪，嫖……啊，还是人吗？呜呜！”

“妈妈，别哭，妈妈，不会的，爸爸不会的，你别信。”
“咋说呢，咋说呢，他们跟我说的。这个没良心的，现成的好日子不好好过，偏拉枪攘牛，呜呜。”
“别信……”
“还要罚五千块，呜呜，哪弄去？不给就拘留，就判刑，呜呜，咋办呢？”
儿子像一下子懂事了许多，镇静得大将军一般，又一次抓起电话，拨通了爸爸的厂子，让妈妈说急需五千块，叫会计给送来，手续爸爸一会过去补。

几天以后，他收拾办公室，在文件柜顶上发现一本书，蒙了厚厚的灰尘。他拿下来，用鸡毛掸子扫了扫，见是《现代小说创作学》，多年前读过的书，随手翻了一下。

咦！存单？十万元存单竟在这里边！它怎么会在那里呢？

哈哈，找到了，找到了！

他马上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玫瑰厅某中午饭局的一个小插曲

我才从偏远的小山村出来，到这座大城市的这家不大不小的饭店打工。因为我长相俊俏，被分配到玫瑰厅包间做服务员。玫瑰厅是这个饭店高档次的包间之一，里边有电视、音响、写字台、舞池、会客室、休息室，还有供临时假寐的躺椅。到这里喝酒吃饭的客人，一般都有些身份：官员，老板，有权的，有钱的，企业的老总，商场的宿将。表面看他们个个正人君子，可是“酒老爷”一使性儿，差不多都是满嘴喷粪，动手动脚，人不人兽不兽的。我已几次向领班的诉苦，打算干满一个月，领了工资，说啥也不在这儿干了。

因此，我对每一个来这里的食客都怀有戒心，甚至憎恶。

但是，今中午的几个食客起初却给我留下较好的印象，几乎要改变我的偏见了。

他们一共六个人，五男一女，其中一老两少三中年。老的六十多岁，虽说长得五大三粗，却言谈举止文质彬彬，穿着也淡雅，后来知道他是本市著名的画家。我知道他是画家以后，左打量右打量，觉着不大像，按我的想象，艺术家都是蓄长发、扎小辫子或者是什么特别装束的，他能是？两个年轻的据说是他的学生，酒场上基本不说话，唯唯诺诺，被其他人指挥来指挥去，倒茶斟酒，倒是省了我这个服务员的许多事。三个中年人，一个是法院的，一个是公安局的，那个女的是银行的什么“长”，被他们几位称为“九妹”。他们对我很规矩，也很尊重，从

不叫我“小姐”，问了我的姓名后就叫我“小田”，使我进城后第一次感到了人格的分量，有了做人的尊严。

他们点了菜，点了酒，点了烟，还点了饮料。待会儿，凉菜上来了，酒、烟、饮料也上来了。他们就开始喝酒。他们不让我开瓶倒酒，而是一个年轻的去做本来应该我干的这些活儿。我只是接接菜，其他无事可做，就去摆弄音响，调好音量，播放着流行歌曲，侍立一旁，听他们说话，并随时听候召唤，尽我服务员的职责。

他们先是夸赞老画家如何有知名度，作品如何高雅，如何有风格。老画家也不谦虚，不失时机地自我吹嘘了几句。我以为他真的很直率，很坦诚，不知为什么我断定他的“自吹”是可信的，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的。我立马肃然起敬起来。他们谈了一会儿后，我还知道，他们原来都是老熟人，最早一个单位的，是从一个单位里走出来的事业的成功者。我就想，老熟人还用得着这样去夸虚吗？也许世风如此，城里人就爱做表面，爱互相吹捧，好朋友也言不由衷。他们看起来也没出俗，也断不了世俗之气。嗨，这人哪，都被“存在”左右着，不管哪个阶层的，都脱不了世态炎凉，摆不掉人性的弱点，他们食的是人间烟火，说出来的话就不可能是天籁妙音。后来他们又大谈“反腐败”。这是时髦的话题，我也听得多了，知道谈“反腐败”的人对腐败也无可奈何，说不定有人还在学着腐败，对此并不以为然。只是他们言辞激烈，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样子，让我感动。难得啊，官员们，名流们，如此同仇敌忾，腐败还有立身之地吗？天一定会清朗，地一定会明净，我这小老百姓也有希望了。我开始敬重他们，觉得世间还是有“包大人”的，他们是“反腐英雄”，他们就是“包大人”啊！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插曲”使我顿生疑团。

银行的女什么“长”说：“人混蛋不知哪一会儿。我的一个朋友

是税务局某科的科长，他们的局长，前天栽在了一个小偷手里。”

“怎么栽的？”画家问，很天真的神态。

“咳，怎么栽的？说出来太窝囊。那个局长不慎把包丢了，——其实是在舞厅里被小偷偷走了。包里有一张存单，二百万。”

哎呀，二百万哪？她说得轻巧，我简直吓呆了。二百万？那是个什么数字？他一月多少工资啊，能挣那么多！

老画家和他的两个学生也表示出惊讶的神色，他们，还有我，都把眼球投向了银行的女什么“长”。她停了停，端起酒杯，面部庄重的不动声色，又说：“来，干了这一杯，我敬大家。”

“干！”又是一阵“叮当、乒乓”的声响，一阵酒场上的热烈语汇。

老画家喝了酒，饶有兴趣，接上了刚才的话题。他夹了一块大雁肉，嚼了又嚼，咽下，说：“有点木。有一句古话，陈老总刻在墨盒上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就是这理儿。”

“他是笨，笨得出奇。”银行的女什么“长”放下筷子，说，“那二百万是存单呀，不是现金，小偷需要变现。可是，存单有密码，还要身份证件，不然取不出来钱。小偷没办法，就给这个局长打电话。小偷拨通了局长，就说，喂，是×局长吗？你的存单在我这儿，你不用担惊受怕。可俺是干这一行的，既然到手了，你也不能让弟兄们白忙乎吧？局长说，行，你要多少？小偷说，不多要，见面分一半吧。局长一听要分给小偷一半，一半就是一百万哪，局长不干。小偷和局长交涉了一会儿，局长还是不肯出这个血儿。小偷气了，说，算了，你就等着瞧吧！啪，把电话挂了。你说怎么着，接着，小偷写了一封信，把存单装在信封里，塞到检察院的检举箱。结果呢，反贪局连夜行动，把这个局长逮了，把他的家抄了。我的那位科长朋友得了消息，赶紧‘清理门面’，知道自己会受牵连的，也就是他，待反贪局找上门来，